

寻访

为铁道兵烈士寻亲

编者按

1974年至1984年,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,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长476.54公里的南疆铁路。为此,铁道兵部队共牺牲官兵268人。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,他们大多被战友匆匆安葬在铁路沿线。

直到前几年,在铁道老兵的建议下,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人民政府拨款1250万元,修建起铁道兵烈士陵园,把分散的12处零散烈士墓迁移至陵园,并开启了“为铁道兵烈士寻亲”的征程。

上一期,我们的记者前往永州市东安县和宁远县,帮助南疆铁道兵战士周玉国和刘和平找到家人,并通过全媒体发稿,获得了数十万名网友对烈士的点赞。今天,记者再次出发,前往长沙宁乡市和怀化沅陵县,为牺牲在南疆铁路的战士陈迎山和董明发寻找家人……

第四站
长沙宁乡

烈士陈迎山家人的回忆——

弟弟说要在新疆安家,结果再也没回家

文、图:今日女报/凤网见习记者 莫雪霏

8月12日,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来到宁乡市大成桥镇梅鸣村的陈梅莲家,此时,这位71岁的妇女正赤着脚在家中干活。

听说记者是为了弟弟陈迎山的事情而来,陈梅莲突然别过头去,也不顾是双方才切过辣椒的,直接捂住脸:“不能提!不要再说这些往事……”说完,眼泪唰地一下掉下来。

陈迎山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迎亮告诉记者,43年前,姐姐第一次知道哥哥死讯时,曾因太过悲痛以致哭到昏厥,一两小时都不省人事。

稍微平复了心情,在陈迎亮的劝说下,陈梅莲还是接受了采访。

“我弟弟没过几天好日子,牺牲的时候才25岁。”陈梅莲回忆,1952年,陈迎山才1岁多,陈梅莲也不到5岁,父母便离婚了。父亲四处打工,家中只有陈梅莲、陈迎山和爷爷相依为命。因为家里太穷,姐弟俩都上不起学,小学都没念完。

不仅没有学上,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鞋子穿。姐弟俩穿着又旧又大的衣服,饿了就

在路边揪些野草,回去放锅里,用水洗净炒炒,吃下去填饱肚子。

姐弟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着长大,直到陈梅莲17岁从玉堂村嫁去梅鸣村。出嫁的那天,内敛的弟弟掉了男儿泪。

梅鸣村离娘家大约3公里,“每周他都会来看我。”再后来,陈迎山十六七岁了,也开始四处打工为生,便不能常来看她。“几个月才见一次。他个头蹿得很快,有一天进门时,头都能挨到上门框。”陈梅莲指了指家里的门,“他说他在煤炭坝的某个煤矿上做挖煤的临时工。我想想就心疼,他这么高的个,每天弓着腰在煤矿里干活,多难受啊!”

直到1972年,在叔叔的介绍下,陈迎山从玉堂大队去公社报名,成为了一名军人。12月8日凌晨2时,大成桥公社的所有新兵从公社出发,要在12月15日前赶到四川省西昌市参加集训。

这次,陈迎山没有哭。害怕离别伤感,他也没有来向陈梅莲告别。等陈梅莲再见到弟弟时,已是1976年的春节,陈迎山请假回家探亲。

坐火车从新疆吐鲁番到长沙,中途要在河南郑州转车,颠簸了七天七夜,陈迎山回家放下行李,第一时间赶到姐姐家。

“以前收到弟弟的信,说自己在部队过得

很好,我总担忧他是报喜不报忧。那天看到他,高了,也黑了,衣服比以前在家里穿得好多了,还有鞋子,终于不用总是打赤脚了,我放心了。”陈迎山难得回家,陈梅莲赶紧找人给弟弟说媒,把多年不舍得做新衣而攒下来的布票全部给了弟弟,“让他以后订婚送礼也不至太过寒酸”。谁知,陈迎山临行前说:“姐姐,我以后大概会在新疆那边安家。”

弟弟是否在新疆那边已经有了牵挂?陈梅莲也没有细问,只是当玩笑话听听也没有在意,谁知竟一语成谶。

1976年9月中旬,村里邻居传出陈迎山去世的消息,陈梅莲不敢相信,便四处打听。提心吊胆过了一个月,10月底,她真的收到了弟弟的遗物。

“就是一些旧的衣服、鞋子,一张照片,其他也没有了。”陈梅莲起身拿过抹布,将装有弟弟遗像的相框仔细擦拭后,才指给记者看,“在部队照的一张照片,是唯一保存好的遗物了,其他的衣服和鞋子都因老家屋子漏雨而被损坏了。”

问及会不会去新疆拜祭弟弟,陈梅莲的眼眶又红了。她沉默了一会回答:“现在去看已经没什么意义,以后要少提他的事,不去想就不会那么痛。”



陈梅莲说,这是跟弟弟的唯一“合影”,要显得开心一些。



扫一扫,分享陈迎山的生平故事

第五站
怀化沅陵

战士董明发亲友的回忆——

1980年他死后,党员父亲婉拒2万元安置金

文、图、视频: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周纯梓

“谢谢你们!终于看到我战友董明发的消息了。”8月13日,董明发的战友、今年63岁的张洪涛情绪激动地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,他是在一个铁道兵的战友群里看到一篇《今日女报》的寻亲报道的。

当“董明发”这个名字出现在手机页面,张洪涛仿佛又回到了当年,“董明发牺牲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”。

张洪涛和他小两岁的董明发都是沅陵县白田乡人,1977年1月1日,两人一起参军入伍。到了部队后,两人还是89330部队一中队三分队的战友,主要负责修路基、打隧洞等施工作业。

至今,张洪涛都忘不了1980年10月31日的那个下午。

“当时我是一排的班长,董明发是三排的副班长,因为是同乡,我们关系特别好。”张洪涛说,那天自己刚从铁路施工回来,董明发就来房间找他,“说他父母在老家帮他找了一个对象,还寄来了对方的照片,他觉得还

不错,让我也看看。”

就在董明发和张洪涛正坐在椅子上看照片的时候,由于另一名战友的操作失误,一颗本用来打隧洞的炮弹硬生生地砸进他们的房间,“当时房子就垮了,我也被巨大的轰鸣声给打懵了!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,董明发的脑袋只剩下半,当场就没有了意识。”

随后,赶来的战友急忙用翻斗车将他俩送往部队医院。最终,张洪涛因多处粉碎性骨折,至今手臂内仍残留钢板,而董明发则当场牺牲。

张洪涛说,因为条件有限,当时部队只用一块木头给董明发立了纪念碑,“考虑到木头容易腐蚀,以后很可能找不到了,在退伍的时候,我自己挑了一块水泥,又重新给他立了一块新碑”。

除了张洪涛,对董明发有着深厚感情的还有弟弟董明刚。

“那天,部队的一名指导员和一名战士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突然到访,我就知道出事

了!”董明刚说,听到哥哥去世的消息,母亲病倒了,每天以泪洗面。

董明刚清晰地记得,40多年前,送哥哥离家去当兵时的场景:“我哥哥个子比较高,身体强壮。他身着军装,胸前佩戴一朵鲜红的大红花,特别帅气!”

采访即将结束时,董明刚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——“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,当时哥哥牺牲后,部队为家人准备了2万元的安置金,希望改善生活。但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,也是一名共产党员,为了不给国家和部队增加负担,他坚决拒绝了这笔钱。”

董明刚说,老人最大的心愿是找到哥哥的埋葬地,将他带回沅陵,“可惜家里条件太差了,去新疆的路那么远,连路费都很难凑齐”。2010年,带着遗憾,父亲离世了。



父亲拒绝部队的安置金后,家境贫寒的董明刚靠卖葡萄维持生计。



看视频,听董明发亲友回忆往事